太乙舟文集

太乙舟文集卷四

新城陳用光實思

記先贈大夫畫像始末 家大人命代作

先贈大夫故有撫琴圖模寫特肖予命善畫者摹寫副本而加拓焉攜之吳中而渤諸石將奉像于藏書之樓下使吾家子孫入室而覩像登樓而讀書惻然思手澤之尚存悅音容之已邈勉圖奮立以紹祖武卽至他日身處困窶而有敢議及遺書書舍者卽治以不孝之罪渤石之像既就乃附記

其始末如此嗚呼世人常患貧不能竟學然自古居貧而成名者較之處富厚之家爲多先贈大夫少從大父治生計於會城而卒以學業顯今之子孫席先世之業無衣食之累而其能以力學著者何未之見也人事之不齊境遇之不可恃安必他年常如今日貧窶非所患其不能力學而辱身敗行以覆墜先人之業則後之人其尙戒之

朱梅崖先生畫像記

梅崖先生余大父凝齋府君舉進士同年而余舅

氏魯山木先生所從受古文學者也余不逮事祖建寧距新城僅二百里而近聞先生嘗一再訪余大父於中田而余年十三四時見舅氏校刻先生遺文嘗以不及見先生爲憾聞舅氏述先生之狀貌容止及其言論意氣則傾聽之不厭也及年稍長與舅氏之族弟續及舅氏第三子嗣光皆喜讀先生文皆喜從先生自論其文語以究其所以爲文之旨而輒效之舅氏既見姚姬傳先生于皖江歸而以梅崖集寄質之姚先生以爲恨不識其人

舅氏又常命用光以所爲文寄質于姚先生癸丑歲余從姚先生于鍾山受古文學以歸而溯其始非余舅氏之誨及嘗私淑于先生固無由知古文學也張亨甫明經際亮先生之鄉人也年少而銳志爲古文學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而與先生之後人遊處甚暱因得見先生之遺像而自摹副本以藏諸篋笥既攜以來京師因以示余且屬爲之記余諾之累月而未敢措筆蓋欲慕先生欲倣先生之文體爲之而及其注于手乃歎先生爲絕塵而

奔瞠乎其不可及也余昔未見姚先生時嘗夢見之及見乃不類亨甫言此幅較其家藏本僅得其七八矣後進仰企前輩通之夢與敬其像一而已類不類無足為輕重也余以通家子弟而得瞻先生遺像於四十餘年之後亨甫以同里後進而珍藏副本踰數千里而護視維謹蓋皆不勝其私淑服膺之思云

自訟室記

汪君均之顏其所居曰自訟之室又以鐫一印章

謂余嘗與同意也贈余印章而索爲之記於是余與均之同有此室名矣傳曰畏我友朋余兩人交相策厲安能已於言乎余好奕嘗與人奕罷輒思其舉棋之誤自訟曰柰何有可勝之道而取敗如是比再奕其誤如故其自訟如故則嘗推奕以自訟其言行曰柰何知忠信篤敬而偭弃如是今日如是比明日其誤如故其自訟如故夫知其然而不能然非明不足以察理而勇不能以蹈義乎吾所知者尚有然吾所不能自知者庸有冀乎然則

學之不可不講而自訟之不可以虛詞謝也明矣均之應京兆試落解後嘗與余曰嘗夢登一山若陟其梯有人屬講論語義二章者余既講而籍其二章則曾子所以述顏子孔子所以答衛靈公也夫有若無實若虛自訟之原也此顏子所以不貳過乎軍旅之事亦學者所宜講習子路有其學故天子許以從政而今之答問陳也如是然則范文正之所以語橫渠先生者固非迂論乎余嘗謂人暇能思論語孟子義有內心者也今均之不忘自

訟而徵之夢復有然余敢不畏之乎好奕者廢事愒月此亦余宜自訟之一端乃爲之記如此書贈均之而屬均之書一幅以規余均之名正鋆桐城人嘉慶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陳用光書

重修黎川新館記

君子之敬其鄉也蓋樂與其鄉之人共循夫敦厚仁恕之習焉力之所可爲者則竭其力以圖其安事之所當盡者則竭其智以正其事昔孔子言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而其居鄉黨也以似不能言

著夫鄉黨所相沿之禮而行之可以興王道以孔
子之聖處事而其言如不出諸其口然則君子之
所以敬其鄉者信乎其不以才知相先而惟以敦
厚仁恕相尙也士大夫之官於京師者非一邑之
人也其與其邑之人相聚則猶之乎其鄉也
國朝大一統建首善自京師始士大夫崇敬鄉之
誼于是有府州縣各建之館吾新城之館居正陽
門之東久矣其地俗所謂長巷四條衚衕者先大
夫官兵曹購宅一區于正陽門之西其地俗所謂

三眼井者先大夫乞假歸時出所購之宅爲吾邑西館故吉州知州喻心筠寶忠前鄖城縣令黃仰岱奕瑞皆居是館成進士而嘗經理其館中之事先叔父繹堂府君購宅一區于正陽門之西其地俗所謂椿樹衚衕者先大夫於乾隆庚子補官兵曹與繹堂府君易其所購之宅由是西館乃建于今地自先大夫及從兄觀從子希祖希曾及用光遞居之者垂四十年墻垣屋宇日久頹壞屢欲新之費重莫舉及希祖去年歸而其宅空今年周貞

木編修之楨兩于邑人分其宅之前與山西賈曉
嵋員外大夏居而資其僦直以修其前宅其後宅
爲屋若干則更鳩貲助修之以居邑之應禮部試
者其前宅僦直以六年爲期凡修治之費爲白金
九百兩計其子金得白金一千五百四十八兩六
年及期而宅還爲館假力以復舊觀資人以成己
事事成而費不鉅廢于累年而新于一日貞木之
爲此可謂智當于爲者矣館故有黎川新館匾其
經理館中事有條規其購此兩宅有契約凡計偕

而東館不能容者先大夫及從兄輩居此時嘗別租宅以居之舊匾朽壞某年用光嘗乞蔡生甫先生之定爲更書之欲作記而未及爲今年邑人謂余宜終爲記之余惟先大夫之爲此旣竭其力以圖邑人之所安矣其有所讓于德有所咨于事教有所必詳智有所必盡俾吾新城之人不徒以科第仕宦爲榮而以敦厚仁恕爲尚是居東西館者之所當同勉也余故樂諸君子之奮于義而更爲宣其意其館中條規前所定及今所增者皆具別

幅其年爲道光元年七月上浣爲之記者陳用光也

習勤書屋記

余少時嘗喜誦韓太傅嬰所云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其言蓋日嘗三復之余今年六十有五矣昨日今日之所考以日計之蓋積日得二萬四千九百日矣其念之入也惕惕以乘時而并日其念之出也悠悠以玩時而愒日積念

與積日較銖兩不能符積日之盈數既以之自愧又嘗舉厲人生子祝勿類我之言以戒諸子今蘭第以懶雲名其齋與吾少時意大異余滋懼焉爰易之以習勤夫勤念歸厚而德崇勤念治生則事立厚於己而必忠厚於人而必恕不忠不恕之念可不勤於自省乎治生非逐利也今之士不能爲農則當師其作勞之意以易其紈袴之習勤則善心生玩愒其必懲矣杜子美雲在意遲之語昔人謂其近道蘭第之意其亦有取於此然慕恬澹而

不事事則頹然自放而智慧不生有義理當前爾視之而不見聽之而弗聞者矣大學所以言正心而以心不在爲戒也故懶不可以爲名也余懼蘭第誤于所趨故屬邢堉書扁作此記以示之

阨臺記

陳州城南附郭里許有臺屹然不知始何時或曰東漢陳愍王寵散弩臺以控阨黃巾者或曰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蘇子瞻氏嘗以前說爲近而謂後說爲不足信矣顧至今尙沿其名曰厄臺後人或

易之曰絃歌臺臺下置絃歌書院康熙年間翰林院學士揆敘作碑文亦沿絃歌以立言昔先君守陳州嘗命用光檢書籍攷其實時適未攜東坡志林無以决其疑後考得之先君已離陳州矣嘗攷漢陳愍王傳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之言合以附郭之形勢則東坡之言其信且守禦之備曰臺春秋時因臺以爲囿者多矣魯莊公三十一年春夏秋築臺於郎於薛於秦一歲之中而三築臺其非爲遊觀於遠地而以資守禦四境可知也今制

行軍儲糧之地曰糧臺夫寧非名之有相沿者與今年陳州守李雲軒振翥以卓薦來報政于朝與相見於煦齋尚書師座次用光語之曰以阨易厄則音近而字訛其實矣尚書師曰子曷不爲文余當爲書之俾雲軒刻諸石以正其失也雲軒嘗佐治睢工出己財築埧以守薪茭工上人甚稱之其才既嘗見諸事矣余嘗聞陳頴間有賈逵鄧艾通運渠屯田之遺制存焉倘可攷其利而興之與夫攷證是非以匡謬正俗稽古者之事也博求利病

以善俗宜民司牧者之責也余既承尙書師之命
輒推其說以諗于雲斵是爲記

菊隱圖記

士之官京師而非著籍畿輔及顯貴擁厚貲者類
僦屋以居無有園亭花木之勝雖有之亦不若家
江南者之依山面水靜深而幽曠也偶以春秋佳
日挈朋挾觴擇乎寬廣之野寂寥之所以自寄其
意顧亦不能數數至以一日之流連而詫爲平生
之勝事此家於南者所以誦仲長統樂志論而慨

然以興也趙象庵先生家距京數百里官中書買宅一區地不廣而能以其隙蒔花木貲不厚而樂以其暇召賓客入間其花木之盛雖未嘗與主人面遊焉而無所拒其花木四時皆具而藝菊尤精汪瀞雲農曹是以有菊隱之圖其曰隱者庾詞也猶曰吾樂乎是云爾予數與秦小峴司寇法梧門學士吳蘭雪舍人陶琴坨大令飲酒賞花於先生之家諸君皆擻賦詩而學士大令之詩尤多予不工吟咏自媿無以稱先生之數招也今乃索其菊

隱圖而爲之記昔歸震川嘗記洪氏之菊窗矣彼其居近吳淞江有山水烟霞之趣宜震川以擬於長統之所云者今先生居京師甲第鱗集之地而獨能不限於境而適其自樂如是則知夫人苟內有所得而無所擇於地而蘄于自明其志者將何如哉先生名鉽其從子口與予同舉進士先生予丈人行云

仁術堂記

君子之爲仁也苟勢所可行雖所處下而必奮

所事細而弗懈惟設厥誠以究所成以爲其術之可推也逞曰吾責不在是與掩骼埋胔官政也紀於月令或曰是周公之所經營也而呂氏竊之以爲名故明堂陰陽記特載於明堂别録焉夫官政之所舉有司之事也倡義之所醵士大夫之仁術也官政之所舉曰順生氣云爾顧官聯之所及曷嘗不通乎四時士大夫之仁術曰致吾不忍之心云爾就聞見之所及而思以釋其患曷嘗不佐乎官政士庶民能爲是猶引而進之也矧其爲士大

夫平嗟乎俗之偷也細民之役於利也聞有受募直以應役者或取骨畜產以售給或剖暴朽櫬以報塞人物羼錯神鬼恫怨倡斯義者樂其名而不察其欺則欲以造福也而禍且及於其身余聞姚秋農尚書朱虹舫閣學言浙中之軼事而痛之是故貲旣醵矣任其事者必擇夫醇厚之士事旣任矣稽其實者必竭其攷核之才吾有誠而人能同其誠斯行之無疚於成也斯議也倡於宜黃黃樹齋編修而醵貲之厚則夏森圃觀察之力爲多號

買屋置產以為贍斯事之具而復構堂以居任事之人余亦與於斯議者以編修之屬為記乃詳言其利病之所在以示後之人且以交儆夫今之任事者也

勉學堂記

朱陳石堂先生之學由輔氏而溯於朱子博而能約有體有用余讀其經義字義諸文大抵推闡前言考驗人事使為上者得以審治平之要為下者得以究修齊之功蓋粹然儒者之言也余官翰林

時讀先生惟則定國賦而善之顧未及細考其居
址學派也及督學來閩按試福寧閱郡志乃知先
生爲寧德人字尙德其所居石堂學者因稱爲石
堂先生因以詢福寧諸生無知者試事竣晤魏和
庵翰林致中囑爲訪其遺書和庵言尙可購諸民
間余大喜遂囑和庵及余門人寧德令周梅閣立
寧爲繕寫成帙將謀付梓及旋福州和庵梅閣俱
以書來曰已繕寫成帙爲廿二卷矣余亟喜披覽
因出按興化試遂攜之行篋三復紬繹朝夕不厭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近時爲漢學者詡詳說之功而鮮返約之思其爲宋學者或又徒勦襲語錄之緒餘而無自得之實二者交譏而未有以相勝也若先生之遺書則固可與北溪直卿後先輝映閩中宋學最盛先生固巋然爲宋末一鉅儒也先生嘗作勉學詩以勗其邦人余既以勉學顏試院之堂屬侯官李蘭卿太守彥章爲隸書扁額矣今來興化復屬莆田諸生彭鳳岐爲書勉學詩

將刻之石以寄福寧而復爲此記以勗爲宋學者夫先生之學非福寧之所得私也而莆中爲先生舊遊之地當日承學士甚衆今以詢莆中士子乃多不知先生之姓名與福寧士子同其陋蓋近時士不說學之習甚矣余願天下士皆勉爲先生之學庶不媿說約自得之旨不獨爲閩士言之而於閩士尤三致意云道光十年秋九月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記

重修江東橋記

江東橋故虎渡橋也其石材博而厚嘗創橋之初屹然巨觀自前朝固便利之久矣近數十年來既傾且圮過客以小舟渡凡一再始達余去年歲試固以舟渡也其時錢翼堂大令方募貲重修之未竣工今年某月日工成余科試漳州過是橋果堅鉅稱壯觀余試泉州時以未得遊洛陽橋爲憾今履是橋而喜諸君之能相與以有成也乃踐去年翼堂見屬爲記之諾而諗于衆曰橋之利於人也修橋者之樂人之利之也是仁術也良有司以仁

術治其民鄉黨之長者以仁術濟其鄉黨而因以
及夫不知誰何之人之登是橋者是皆惻隱之心
之所發也夫惻隱之心於不知誰何之人而思有
以利之則凡所以利其親故相厚者當何如所以
利其宗族一體之親者當何如苟能推其心而用
之其于親故宗族間其必能不以貨財蔑禮義也
其必能不以好惡相攻奪也其必能棄小忿而重
懿親也泉漳之以爭鬭攘敚蒙惡聲也久矣而顧
有能樂輸財以助成此橋者固知其惻隱之心之

足用也員有司推是心以平曲直讞獄訟而使民預絶其不肖之心而相趨于仁讓鄉黨之長者推是心以勸化其鄉黨與父言依于慈與子言依于孝與兄言依于友與弟言依于恭與朋友言依于信熙熙然不以貨財蔑禮義焉藹藹然不以好惡相攻奪焉朓朓然棄小忿而重懿親焉吾見漳泉爭鬬攘敓之俗擴然其一變而可以仁名其里也是員有司及鄉黨之長者之所優爲也則斯橋之成豈獨利涉之一端而已知皆擴而充之焉吾固

謂泉漳之俗之可變而趨于仁也時道光十年十一月既望為之記者督學使者新城陳用光也

山木舅氏祭田記

山木舅氏以通儒之學厲樂貧之操自為諸生遂夫通籍而歸家待銓數十年中惟以課徒自給積其館穀之餘置田五十餘石而已歲辛亥謁選京師得山西夏縣居官三年不名一錢以甲寅夏卒於官歸葬於家惟餘養廉所得一千五百金嫡子之存者三人悉舉與其庶弟五人逾七八年諸庶

弟既已用去其一千五百金而五十餘石之田亦斥去無餘二十年中諸子皆奔走衣食無恒產以自存用光官京師心憂之而無以爲策也戊子秋幸奉

命督學閩中及歲辛卯始出其養廉白金四百寄弟瑾光屬爲買田五十餘石以爲祭產俾諸子得資其値年所得以供朝夕饘粥昔帥仙舟中丞爲陳春溆師置祭產二千石其買田之劵皆鈐以浙江巡撫之印俾他人不得覬買此田而後人雖貧

困亦不得盜賣也余亟喜其法之善顧自愧所置
田僅復舅氏自置之舊額而未能爲謀擴充也既
屬瑾光以田券具呈新城縣爲加鈐印而與庶表
弟景陶表姪應祥議輪年値醮之法舅氏子嫡四
人庶五人嫡長肇熊前卒子三應祥懋本樹本嫡
仲肇光前卒於井陘途次子一應祉前卒議以嗣
光之孫恩第爲嗣嫡叔嗣光前卒於京師子二廉
本元本恩第即廉本之第二子也嫡季迪光前卒
子一元鼎庶長景韓前卒無子尚未議立嗣庶仲

景蘇卒于京師子一杏春庶次仲景陶庶叔景范殤例不立嗣庶季景伊景陶景伊皆尚未娶議每年嫡庶各一人牧其穀以備祭掃其餘則以贍其家兄弟八房四年而周所值四年以後復以次輪值之其所買之田別具簿冊亦鈐以知縣之印吁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今吾諸表兄弟子姪皆士也其所以有恒心而不失吾舅氏樂貧之操者吾望其能守家法於不替且可以益大其家聲則是區區之祭田其嚆矢也道光辛卯秋七月

受業甥陳用光謹記之以示其後人

渭川外舅祭田記

用光之議婚於曾氏也實吾山木舅氏爲通兩姓之好顧自余娶婦後未逾年而外舅卒逾數年而吾婦之生母卒吾婦同母兄弟各一人兄曰宗泰弟曰宗岱其嫡母所生兄卜臣枚前卒於吾外舅之任所其嗣子曰盛熖吾外舅自忻州乞養歸時既悉分其所得廉俸與諸弟而與諸子之產業不過三千餘金未有田也余婦兄宗泰既納貲爲縣

佐分發江蘇試用不數年被吏議奪職閒居旣前
用去其所分產一千餘金並其居室亦已鬻去逾
數年婦弟宗岱亦已罄產無餘而盛煊之產則前
已無存矣十數年來其兄弟叔姪皆以客遊餬口
余來閩中婦兄前卒其長子早夭其幼子不知漂
轉存亡惟婦弟及盛煊前後來閩謀舉火之策余
謂客游非常策也乃以白金五百兩囑吾姪孫瀛
爲買得祭田六十餘石分婦之兄弟三人爲三房
輪年値祭其長兄卜臣士也而聰敏於學旣早夭

無子而嗣盛煊其兄弟及盛煊皆廢學仲兄又前卒今惟季弟宗岱及子葛保姪盛煊三人存耳其田券亦鈐以知縣之印如吾舅氏山木先生祭田法夫不能爲士則農工商賈皆治生之正業也其不能爲農工商賈則閒民也其或不知稼穡之艱難而博奕好飲酒迺逸迺諺則且爲惰民吾見有惰民鬻及其祭產者矣今之法足以存其田而不足以治其人吾望吾婦弟勤身厲行率其子姪謀治正業以毋墮吾外舅之家聲也爰記其顚末以

示來者

姚姬傳師祭田記

用光欲爲吾師置祭田於庚寅冬託人攜貲寄皖而其人未克寄及辛卯春三月佟方伯景文北覲用光始以八百金屬其交鄧嶰筠同年存俟姚氏來取時鈐以中丞之印而屬吾師之甥孫馬元伯瑞辰經紀其事先是吾師之姪孫石甫瑩以書來曰先叔祖墓下有鬻田若干畝今贖歸之其可爲祭田及余至邵武吾師之仲子籀君師古來余

語之故籀君曰吾家亦尚有他所田當贖者余問
其值則並石甫所議贖者合計之值可六七百金
余曰君歸與元伯謀更取所餘資買田擴充之得
全數則書以語我籀君歸而尚未有書來也余爲
先舅氏山木先生置祭田議諸子分年値醮之例
以初買祭田之年予最窘乏之次房俾藉以給其
饘粥及次年然後以孟仲叔季之次分房爲分年
今爲吾師諸子謀亦如之吾師之長子根重持衡
最苦若值壬辰癸巳而籀君彥耿以次得甲午乙

未其可乎旣以是作書與籀君彥耿而記其顚末如此元伯其力持經久之規俾吾師墓田祭掃之餘諸子得粗給饘粥無爲終歲客遊作依人計也辛卯八月望前新城門人陳用光記于福州試院之思位齋

重修謝文節祠正殿記

謝文節公後文信國七年而殉國其絕粒實在愍忠寺今所謂法源寺也嘉慶初年朱文正議建祠於寺中以寺僧之沮購寺後隙地閱十餘年而始

成其詳見姚文僖所爲記祠成後又數年文僖以厲江西値年者董其事道光七年用光復購得祠旁地乃謀改建正殿十二年壬辰秋用光以其事屬從孫延恩十月祠成其規模頗宏敞矣夫文節之忠無知愚皆知之不待論著而始明不以建祠而始著也景致命遂志之烈而建祠於絶粒之所感俎豆馨香之報而江右士大夫同展其桑梓之敬蓋文正公第以抒其敬崇節義之心而祠宇既立祀事宜肅吾鄉人實肩斯責焉且豈獨吾鄉人

而已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輸資以佐建祠者皆海內士大夫懿德之好也千百年後瞻斯祠之蠲潔巍煥與柴市信國祠同爲京師勸忠厲節之祀固非若琳宮梵宇徒以資游覽之區而已是則文正創建是祠之意攷古者所咸致其懷慕慨歎之情也爰記其顛末如是其出財以佐成斯舉者別立碑列其名以示後之人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季冬月新城後學陳用光謹記

蜀岡紀遊圖記

蜀岡紀遊圖者余同年友張芥航河督紀其與余同遊之圖也時維癸巳之春余奉
命視浙江學路出江淮既與芥航相見於袁浦別去會芥航勘工於高郵寶應間與余復相見於揚州俞陶泉都轉乃招與同作蜀岡之遊初就桃花庵飯飯訖登舟至平山堂徘徊久之循西徑訪第五泉泉不可見矣有欄而標識者非泉之所出也出登舟沿洄以求盡湖之勝而三賢堂高詠樓皆不可登惟遙見其欄檻基址而已芥航慨然謂昔

嘗及其盛時今頹敗若此盛衰可感不獨為遊覽
慨也翼日與余别芥航返清江而予則來杭州視
事之暇偕海帆中丞課士於詁經精舍登第一樓
謁文瀾閣朱子祠問昔所謂小有天園湖心亭皆
頹敗不可遊乃彌憶芥航語與海帆嘆息者久之
余數十年前於蜀岡于西湖皆嘗遊皆非其盛時
而已覺其衰之可感若芥航之曾及其盛而今遂
見其衰其為感自尤至矣夫池館亭臺之盛衰遊
觀者之寄興而已不足以為事之重輕然亦足驗

物力之豐絀人事之廢興焉設有能復修池館亭臺之舊其不獨可資遊觀者之歌詠且足以見物力之轉絀而為豐人事之由廢而復興也夫物力人事之轉移由于天而亦由於人其權非遊觀者所能操而操諸司牧斯民者之心且天下事固有虞同此日其可謂不諉諸氣數之偶值而有自任立於此而驗於彼者然則芥航賦詩所謂我輩類其轉移之權之心者耶芥航屬錢叔美為之圖而屬余為之記圖中五人豫貿山太守盋鄒宮眉觀

察錫淳俞陶泉都轉德淵而芥航與余也芥航未得至西湖而有願遊圖余嘗題之詩今以此記視海帆海帆其亦有感于斯也是爲記

浙江學使院題名記

學使者之職所以考德行講文藝廣敎化美風俗也前明屬其事于提學道我

朝特重其制不責以民事而專命以敎士三年旋

朝報政則更命儒臣一人爲之雖在編檢科道部郎而居其職者其體制儀文與督撫等蓋

國家廣厲學官之德意至優以渥而任其職而能無愧者爲尤難矣

高宗純皇帝賜學臣竇光鼐有克己之訓光鼐是以榜于楹以當座右之銘有勤思克己以勵儀型之語夫己何以克己于何在不公不淸貪黷是營者夫人知戒之矣能戒乎是而苐樂體制之崇賜祿之厚苟以溫飽爲志者其己曰鄙惟晏安是耽而不能綜核名實以期得士者其己曰倦僕御胥徒之言是聽而不察其罔者鄙之屬也因陋就簡

於發策決科之習而不能導士以紬繹經史者倦之屬也克其鄙與倦尚不足爲仁而可憚其難乎前賓公者有姜鴻臚樕雷副憲鋐以宋學教士吾聞而慕之後賓公者有朱文正阮芸臺兩相公以漢學教士吾聞而慕之鄙之己吾能戒之矣倦之己吾斯之未能信也繹彝訓而省身余雖已受代其敢忘自疚乎使院之門外有題名碑自順治以來居是職者次第書其名于石以俟後來之遞增余乃志其自疚之端爲

之記時道光十四年秋八月之下浣也

杭州使院范文正公祠記

范文正公之名德世之所共仰也其崇儒術以造士則固與其功在社稷者並著蓋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皆其所扶掖而獎厲之者而授橫渠先生以中庸先生終成鉅儒與周程並列後世遂崇祀文正於夫子廟之兩廡夫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文正之有功於學校誠無愧於配饗矣文正之專祠在文正生時青州及邠慶二州之民與羌

屬既皆畫像立生祠及其歿後宣和五年慶帥宇
文虛中奏請賜忠烈廟額慶陽平江府凡一十九
處成都府學以上並有公祠朝旨所在監司郡守
學官歲時詣祭祀夫捄災衛邊功在民振興學校
功在士自宋及今二大端之所著仰盛烈而示後
世固亦已有專祠矣杭州舊有范府君廟在梅東
高橋明時以祀文正公郡志云里人奉爲土穀神
蓋皇祐初公守杭州時發粟捄饑爲術甚備是歲
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當時旣德之延及後

世報功之祀不衰而習俗相沿及於督學署中亦祀文正爲土地之神夫土地之祠世俗之稱經傳所無也古者祭祀大夫五祀而已諸侯則祭其境內山川學使者之職與督撫同列擬於古之諸侯今世土地之祭古者境內山川之祭也余初至署謁祠詢之人則曰土地之神白鶴仙也昔有白鶴之神翔集此地有庇於人故至今祀之此其說既不雅馴而余周覽祠宇見有聯語頌文正教士之功者笑曰是杭人德公之賑饑而奉公爲土穀之

祀因凡署之有土地祠遂沿及於學使者之署也
爲楹聯語者雖不能知古無土地之祠而頌及於
文正之養士其識固正今直當去土地之名而特
稱爲文正祠則名正而祀典亦尊後之爲學使者
能思齊於文正之養士是文正之所享也杭之士
有能爲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張横渠之學者文
正其亦歆其祀而許之也余不揣固陋爲正其祠
名而作文記之以告來者時道光十四年仲冬月
上浣

謝文節祠後記

謝文節公之抗節絜於文信國人莫不知之矣信國致命在柴市而愍今有專祠文節餓死於愍忠寺而後之人無為之立祠者姚秋農先生嘗惜之既請於朱文正招同志醵金建祠於愍忠寺之北顧逾二十餘年而其工始就其詳見先生所為記蓋事之難集而苟力為之亦卒無不可成也如此余嘗求文節之事實于宋史而惜其文筆蕪雜不足以發人志氣昔太史公之合傳不獨以見其事

之本末且舉其人之聲音笑貌如相接于几席之間蓋義法存而詞氣亦與之昭彰焉今自劉應龍以下諸人惟徐宗仁之死于厓山略近之其餘雖賢皆不當與文節合傳者明錢士升南宋書知與信國同傳矣而其詞闒薾無文假使歸震川宋史成其爲信國文節傳當必使人歌泣如讀太史公書而惜乎其未能成書也秋農先生以祠事屬用光諗諸江右之鄉人用光復建客座三楹于旁其恢閎其規模將俟諸後之有力者乃爲後記以勸

來者云

遊石門洞記

自麗水以達永嘉舟行甌江中兩岸山多樹木多石木石之上下草茸茸鋪青翠下臨江水澄碧深演仰睇俯瞰涉目可玩行七十里至石門洞兩岫峙若門從洞口入履石磴循田疇迎瀑而行至誠意書院謁劉文成像書院已廢矣山內外之田皆寺田也文成像居後堂前有廳事皆空廠無門壁瀑與廳事正相對雷翠庭先生所爲題扁曰噴玉

也余試温州歧舟旋處州州重遊焉雨後瀑較前益大垂厓若紳崖峻而當瀑垂處若稍窪其中故瀑之垂也直而婉迴翔而容與如雪之激如雨之霏其下深谷水紺碧色近瀑則雨濺衣袂坐廳事而納衆景使人欲舍世事而居之不忍去也既歸舟行一日始至麗水舟溯流而上東西行也緯夫就南北路轉易其縴挽之徑及欲轉時背陡崖亂怒灘欒中流而就夷曠崖之陡也其石如俯如立如趺坐齟齬露而肘趾錯象物之形若可以名舟往

返二百餘里每當旋舟時余輒喜迴旋瞻矚之乃笑曰崖岫之可名惠定宇之言九經古義也其有能言山川之體勢脉絡者則顧亭林錢莘楣之攷証史事也若居洞中而納衆景非深歷其境者不能其洛閩諸儒之所以究微言而闡大義乎翠庭先生爲督學時余舅氏魯山木先生嘗與襄校之役余少時讀先生遊石門洞記而心慕其境今幸得續雷公之使事而身履舅氏所遊之地恧然媿學行之不足以希翠庭而愴然思舅氏之不得見

誦若卿子所云弟子通利則思師之言蓋盡然不知其涕之何從也

韜光步竹圖記

道光甲午秋鄉試旣蔵事揭曉後數日中丞宴兩主試於雲林登韜光循竹徑而上至庵少憩余與伊裕堂都統英惇甫尚衣步行至觀海亭徘徊久之沿石磴下十數武右折有地廣數丈餘僧徒方構屋其間未竣工余笑謂若舍世事而居此習靜俛納湖江之清光仰矚雲物之變態由是靜察此

心之出入可以企心齋坐忘之道矣僧徒既不能知此吾黨亦第窮一日登臨之樂而不能久居其愈於僧徒無幾也都統尚衣亦笑以為然既遂步行至雲林過書藏置姚姬傳先生經說詩文集及余所刻書數種屬僧徒簿記之而歸湖州費曉樓丹旭善寫生因屬為作韜光步竹圖夫西湖之勝隨人所自得不獨雲林也浙江山水之勝亦隨在可以聽人自得不獨西湖也而韜光在西湖之雲林為最勝余與中丞諸君適遊此又適得曉樓善

爲生而屬爲之圖其亦人事之可喜者矣程梓庭制府時以閱兵至杭州後數日亦自續爲雲林之遊屬曉樓爲補入故圖中有五人吳退旃少農椿徐廉峰編修寶善梓庭制府與中丞及余也甲午仲冬月新城陳用光爲之記

太乙舟文集卷五

桐城方東樹植之

復姚先生書

得正月二十二日手書具審體中安適於仲春之杪當往江寧計今當已達彼用光謬承舅氏緒論求所以誠其身者聞先生之說益以自信事先生今十年矣學未成而懼行之𡚁文未進而懼業之廢夙夜之矢將終身焉中間涉歷世故搖惑萬端恐負謗於師門累更迷復然於出處大節固十餘

年守之而不敢渝易稱卽鹿无虞詩美卬須我友
用光於此有不勝其怵惕者方今仕進惟科舉一
途旣連辱於有司妄欲改試京兆念石君先生海
內所稱君子人也用光雖嘗以通家子得謁於皖
城今此北行將謀繼見庶幾磨厲所業以期有用
于世故前乞先生書以爲介紹而先生過爲推許
其於汲引之意則厚矣懼用光之不足以副之也
旣拜賜之辱且自明其慚恧之誠伏惟鑒察用光
今歲筮得大過二爻沈潛乎卦義反復乎爻辭驗

之于身世之故而察之于動靜之間其剛也其過也涉乎世者嘗有吝矣不敢不悔也勵乎行者嘗不及矣不敢不勉也能充之則有以爲酬酢萬事之具不能充之則且使其身僨焉如不終日斯言也用光雖未能踐焉固將終身誦之矣行期屢易淹留至今孟夏決當首塗侍教未知何日山川間阻南望神馳爲學之方從政之要倘冀提撕時及俾得以時警發茲有蘇州便人囑其持書投至江甯有示付之攜還可也

與姚先生書

三月之末附書於南歸者計今當已達用光遂於首夏趨塗今居京師月餘矣南來客少未奉手書眷懷眠食引領增憶用光比爲論語義疏汎濫於諸經傳說益知朱子之學誠爲己耳非有爲乎人也今之爲漢學者誠爲人耳非有爲乎己也胡氏之傳春秋前乎朱子者也蔡氏之注尚書後乎朱子者也二子者論議之迂名物之略誠有過焉而攻朱子者叢擊之不遺餘力曰吾漢學也春秋每

月書王以爲孔子之筆此服虔說也而胡氏因之其不書王以治桓賈逵說也而胡氏取之曰服賈而黨之曰胡蔡而伐之黨乎其所異而不知固伐乎其所同曾是以爲愈乎人心之相勝至無已時也不顧義理之安而攻乎名之所難犯以爲己名夫胡蔡其蒿矢也生心作事之害非獨儒生之論議而已然則先生倡宋儒之學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豈得已乎京師雨後風氣益涼今溽暑時也然袷衣未嘗去體用光治經之暇惟事舉業閉門讀

讀寂若深山出處之節自守之閑曩所聞於先生者未嘗踰越也石君㑹書昨已謁見辱教誨之甚至用光不為海內君子之所擯固當益繕治其學行以無重為知我者詬病矣屬有南下者附書問安所欲請誨具於別紙冀賜書惠及

寄姚先生書

自乙卯之冬拜辭里第曠違顏色兩載於茲去歲擬重作南遊及秋復思為歸計輒緣羣係事皆中止延及于今行止靡定以此遂未能常修稟函上

問起居而懷思明德未嘗不矯首南望自悵其事與願左也顧嘗念先生之所期於用光者學以致夫道自古師弟子之相授受固貴乎親炙而其傳之能習與否必視其人之自力苟終日侍側而志氣不從則如其未侍焉爾已用光曩者在江寧時是也苟千里阻隔而服膺師說而弗懈則如其日侍焉爾已而用光今者乃不能然晝作夕休與物營營悲年歲之不與悼壯志之無成今年已三十矣自視此心蓋不免于旦晝之牿前兩辱書以治

心見易用光不敏請從事於斯焉不敢復蹈于自欺之蔽也去歲與盧南石學使往還頗論及正嘉前輩作文之旨觀其自著亦足相副因思用光沈埋於科舉之學久矣欲悉屏去正嘉以後作者勿觀而專力於歸唐諸子由是以治古文亦無他歧之雜庶昔人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甞所作不能多僅得三數藝而自視究未能工因抄錄之並附他作學爲科舉之體者呈請鈞誨俾得有所遵守伏冀先生詳爲之訓示焉用光世父嘗造園

一所于居室之東頗足登眺家大人遷祖廟於園之東而建樓於園中以貯大父藏書及大人自太平歸而園已非舊觀矣樓故面西其西有亭亭則則旣毀爲居室而樓之前耳目壅塞大人易爲東向而懼後之人或將并其樓而弃之乃摹大父之像而泐諸石將祀像於樓中使後人不敢議遷毀旣自爲敘其緣起且欲得先生爲之記以示久遠今并畫像奉寄且命用光詳書以請于先生伏冀從其請而惠賜以文

寄姚先生書

向嘗承論管子天下才後世求其人不可得若東坡介甫皆非宰相才之說比讀荀子益信因竊以爲荀子之才不及孟子然苟使其得位行道其所成就當不在夷吾之下賈生陸相才幾近之而不能及其深也以此意求古賢之才略之遠近未知其有當否至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荀子已引用之而以爲道書之說竊意道書者三代相傳舊說古聖之說也僞古文者竊取之以爲堯之語舜

則不必然矣而理則當也程朱諸儒取之以爲歷聖相傳之心法以理斷之未爲不可也書缺有間矣二帝三王之微言容有錯出於各家之傳記者別白而標舉之是卽無異於尊經由是以推周子太極圖說固無嫌其得之於道家矣今之爲漢學者辨其授受之源而以爲非河圖洛書之所有昧其所自得而斤斤於同異之閒豈獨其心之不公耶抑亦其考之未審矣愚意如是伏乞裁示

寄姚先生書

三月來未奉手書頃乃得端午日所賜書並詩文六種所以誨用光者諄諄詳盡忻忭警惕不能已已用光居此數月藉得收拾身心温理舊業於經史大端似略有所得而治形家言則苦其轇轕無與決其疑而歸於一者又執卷終日不能目驗山川形勢雖使果有所得亦趙括之言兵而已近日形家書以葉九升為善本而蔣子鴻范宜賓則攻之朱雀源於生氣葉氏以為水法是已而蔣氏以屬大元空五行滅龍則穴歸于右而葉氏以為歸

於左納甲之說寅戌申辰似未可屬坎離也而莱
氏以屬之鄙意漢儒言名物制度有確當者矣而
舛誤者亦復不少若蔣氏之流不啻龍溪卓吾之
言汪洋徜徉而不得所據彼象山陽明說雖少過
而固有使人可據守者焉如彼其書用光未得見
之也用光比讀鄭康成禮記注厭孔氏之繁冗思
通驛於鄭朱以破世之宗漢攻宋專己守殘之習
力小而思舉重任未知其能成此志否也夫子水
法四格比始得其端緒而未能旁推交通以證其

說今略就日夕所讀書雜舉其一二端以求折衷於夫子惟冀有以詳示之爲幸用光比于此刋行莊子章義其字句須訓釋者用光據陸氏盧氏附入茲以副本寄覽其所爲禮記亦大略似此而疏義則另附於經後然此則須遲之十年以後矣外寄同鄉鄧氏所刻老佛五種書其牋注不必佳而安般守意經在內鄙意此書所言與參同契可相表裏夫子覽之以爲是否用光比有說經文字數篇匆促未能抄寄當俟明年攜質也

寄姚先生書

壬戌冬詣桐城癸亥秋過皖城皆未獲侍杖履雖屢訊問起居安吉精神愈健而數載睽隔曠燕居側坐之私慮執經請益之願事阻而跡違意存而身繫今此居北南望愈遠又自去秋來未奉一書懷慕之思益不能已用光去年過泰安得聶君泰山道里記乃有先生一序爲用光向所未嘗見者意其爲少作不入集或以其迹之未化而故去之然愚以其文乃神似子長近時執筆者無能彷彿

其萬一也以是推先生往時裁取之過嚴蓋有文若是而不存焉者多矣用光嗣是當留意訪求而先錄此文寄覽其當入集固宜存之其或可去亦望示其所以然俾用光得藉以研求乎文事也用光曩時閱梅崖集以爲不可及比乃覺其氣少懈而骨格未堅譬之樂鮮純繹之音譬之木鮮密栗之致二者望溪似猶未至焉梅崖於望溪乃彌不能及已近時王鐵夫爲文不可一世用光去年得見其十二三誠有過於梅崖者然其於冲淡自然

之詰亦似未之有得夫昌黎變排比之習而以疏勝昌黎不獨以疏勝也歐陽曾王氏取其疏而得其所以爲疏者故能各獨成其體後之人無其學而徒爲冗散汗漫使不可合於尺度固宜其見詬病於世也然司馬子長所以勝孟堅者曷嘗必以縝密爲貴乎先生謂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非獨濟之以密也先生謂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其所長在於疏固非冗散汗漫而不可合于尺度也先生往昔之論用光今者乃恍惚乎似有

見焉書以質之夫子冀有以指示之所懷千萬書難悉達

與姚先生書

陶意雲處寄來十月二十八日十月七日兩書具審道履沖和爲慰前此所寄書及爲用光蘭雪評定文字俱收到矣弟去歲秋間從鄧同年廷楨處曾寄書及以先履堂叔行狀呈政求爲作先叔墓誌者不知此曾達否王竹嶼南旋復有雜文及書託寄度於今正可達耳用光非不知慕古者顧官

京師數年學未能盡而職未能稱外不能效世俗取聲勢得美仕而內不能具甘旨終年侍衰親之側與俗汩沒志嗟跎而無成年徃苒以增齒嘗自念古人之學富矣欲跂而及之宜加其學焉用光竊聞先生長者緒論既知其遂矣而人事之牽綴性情嗜好之不得所制中㾮而思既悔而旋迷者屢矣既無所得於此遂欲解俗之𢾿以求吾所謂志者是以去年有南歸就先生之說顧家累既重舟車之資未易具官京師饘粥之資其親友資助

之者每歲須得千餘金若遽爾言旋無以對親友且婚嫁之事又至矣微先生言得館之難今固且隱忍於此而未能行也古之人未有不以行道爲志者用光幸居館中治文字無政事之責然求其所謂祿養者而不可得也五六月閒當求得御史以爲乞外郡之地此於古人之義遠矣然今之居館中者大都如是道之可行也與吾學未有以稱之用光固惟此之爲策耳承先生爲籌田處之道故敢述其近狀

寄姚先生書

敬啟者既作前書將發而陶意雲持十月廿三日手書至讀之知今歲不返桐城計前所發信比當次第收到矣本朝之有考據誠百世不可廢之學也然爲其學者輒病於碎小其見能及乎大矣而所著錄又患其不辭用光嘗服膺明儒之尊信宋儒而病其語錄之不辭也先生獨舉義理文章考據三者並重之說以誨示人而所自著復既博且精奄有三者之

長獨闢一家之境用光嘗謂唐宋諸賢至夫子而集其成焉葢天地間文字相嬗至今而必不能不有此境獨非得其正且至者無以發之然則論文章於今日先生功邁於震川矣鐵甫見未及此固宜以其考據爲病也鐵甫嘗自言生平所較勝於人者東京六朝之功頗深也而深恨未識先生使得見先生聞先生之議論其學當必有進鐵甫嘗爲用光言宜留意兼采左史班固之茂密夫以東京六朝入西漢是綴狐白以羔裘也其兼采左班

之茂密譬列雞彝龍勺而不廢敦卣意其言固猶有可采者乎乞夫子爲明示之用光嚮頗不喜惠定宇明堂大道錄比見翁覃溪先生與胡雒君書亦以此爲畔道之作所當辭而闢之者覃溪先生又言與其過信漢儒毋寧過信宋儒此非近日諸儒所能爲之言也用光頗悔與覃溪先生踪跡之疎矣用光比閱近儒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其說專與朱子爲難而其考訂名物頗有是者用光向嘗辨其據小序以難朱子者數條今欲盡成其說俟

其成當以質之夫子耳用光欲擬明人之集震川尺牘而爲夫子集書札其抄所自得者成帙矣他處蒐羅亦積日頗有所得今抄往在里第所得四札而不知姓氏者乞夫子爲標示之因思魚門莘楣覃溪諸君子往日必有與夫子往來之札未審能檢出并寄借抄否若以附於夫子尺牘之後他日并夫子筆記及蘆墟先生各書筆記刻爲別集以傳此則歐曾諸集之所未有也胡雒君豫章沿革攷未審能託其家尋取寄示否山木門人吳君

喜用光之啟蒙師亦作新城沿革攷此皆聞先生之風而起者用光亦思以次學爲之用光爲十月中娶婦事煩俗不可耐今幸了却矣居京師中乃經年無伏案之功今頗愧悔欲自臘月初爲始每日排比作經史功課前所云黃石齋禮記其書總名石齋九種今日再求不可得南中如有是書乞先生代購求之其易學似頗別具奧解也八月書已得茲寄吳禮部復書一函禮府家傳一冊乞查收又用光寄楊蓉裳一書乞爲轉致之近作古文

有副本者亦望寄示

寄姚先生書

去冬陶意雲至得手書具審杖履安適今開歲又逾月矣意雲之弟北來當必復有書見示而今尚未至用光比泛濫經傳每有所疑質之以夫子之說則融洽精核必有所折衷舉昔人執單辭偏據之失而一空之此誠爲經生之鉅製用光自信爲汙不至阿其所好之公論也而於說九江據漢志之文則有不能無疑者漢志得目驗之實固非後

入所可並論矣朱子以湖名易江名固似有改易經文之失矣然經文固言治荆州之水也鄙意言尋陽以下之江固統括于江漢朝宗於海句內其言九江與沱潛雲夢之辭相屬則朱子以洞庭當九江似未爲失洞庭當堯時未必無泛溢之患禹功施於揚州之震澤未必不施於荆州之洞庭洞庭受湘沅雖未入江似亦可名之曰江也且言雲夢而洞庭似不宜略也禹時名之以九江而後人名之以洞庭猶震澤具區太湖之異其名也則朱

子固未嘗改易經文也班氏之目驗豈敢臆議其非而以經文方域之所繫辭意之相屬求之用光不能無疑謹效直而勿有之義請益于左右惟夫子誨示之爲幸李安溪以彭蠡爲巢湖與夫子同而其說微異今錄數段寄質亦望有以誨之焉用光比讀王遵巖文覺其辭繁而不能成音震川則雖常語而亦可成誦以此知震川之不可及也近日經史及唐宋人文所蓄疑者甚多亟欲依侍講席以待剖決若果得差南行固幸矣不然七八月

問縠當籌南歸之策耳外文一篇呈誨

寄姚先生書

到京後發書五六通並以韓理堂古文孔撝約公羊通義高文良所評撼龍疑龍兩書及用光自作文兩篇陸續奉寄未知俱得到否數月來未奉一書殊深馳戀家兄在江寧計寄書當更易達而反遲滯意家兄勤于公事未能數往謁候起居耶用光頃數謁覃溪先生諄諄以古義相勗因述曩與夫子詩酒過從又嘗作古文會令人想見前輩風

流今則爲古文者無其人矣又夫子嘗曰文筆業已成家今用光齒過夫子居京師之時而竊尋緒論其所自作實不能絜李翺皇甫湜于萬一其可媿恧寧有量耶覃溪先生窮經以博綜漢學而歸於勿背程朱爲主其識自非近人所及然其論夫子經說謂不當自立議論說經文字不可以作古文則用光不敢謂然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前人成說有可以爲左證者有不可以爲左證者儒者學古以其自得義理兼所目驗事實參互考

訂歸于一是必欲于前人成說一字不敢移易是今人所嗤爲應聲蟲者也雖依附鄭孔安能免門戶之見哉求子之學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躬行心得非諸儒所能幾及而其窮經之餘又精通文律故其詁經文義十得七八用光嘗謂東漢人拙于文辭雖邠卿康成亦然凡其說之難通者皆其拙于文辭所致也文辭之在人乃天地精華所發周秦人無不能文者諸經雖不可以文論然固文也不知文不能文者則不可以通經今人讀孔賈

疏未終卷輒思臥其爲說轇葛繚繞不能啟發學
者志意非疏于文事之過耶然則說經而以古文
行之其有益于後人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哉韓昌
黎所注論語惜後世無傳本使其傳于世朱子必
亟稱之矣用光恐覃谿先生之說貽悞于後學敢
私質其說于夫子

寄姚先生書

幾及一年未奉手書懸念起居見之夢寐頃家兄
遣人來收到三書乃知去冬固有二札家兄今始

同寄接讀之餘喜慰無已然用光今年亦曾三寄書其兩次皆由家兄轉達來書未提及豈尚未收到耶昨一書乃從江寗王舍人鼎文託綴行轉寄則固須此月下浣方可到耳所寄經說詩文集皆收到用光去年固以所存經說一部送與覃溪先生矣用光嫌其下筆處塗乙未當僅于蘇齋匆匆一閱而未與用光攜歸則此次固不必再送去矣用光意先生于古文無所得其治經亦似纖細處多而下筆苦于繚繞不休其論詩亦似有晦澀之

病有喜人同己之意其於夫子經說以所論梓材康誥爲不然而以緇衣說吳憮音近假借字爲極當但惜其無他左證用光意投壺禮文囿即左證矣如先生論石鼓文斷其爲成王時事以左傳成有岐陽之蒐爲據外此亦未有他左證也頃有論荀虞易一條抄錄呈覽用光比與兒輩講關雎之亂查朱子語類三條皆與注中樂之卒章意同而似皆未明了張稷若以儀禮合樂詁亂字似甚確合樂有六詩而曰關雎之亂猶學而爲政以首章

標題也合樂在正歌告備之時卽可曰卒章不必別有他卒章也因思夫子言關雎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似亦因合樂所奏而感及其德哀而不傷似指卷耳說之爲當求淑女而不得不至于哀也嗟懷人而寘卷耳于周行則哀而不傷矣然無左證惟朱子曾云此詩意文王居羑里時作而惜其時不可考朱子之愼如此用光意以此言哀似較專以關雎一詩言之者爲更合未知前人已有言之者否茲以所爲師摯之始一節文及與舍姪書

一篇呈覽前所與家中兄弟書稿如尚存几席乞為檢寄又法帖題跋刻本亦望寄一二部頃尋得夫子所為孟通議先世墓表一篇查存稿中未有今以寄覽似當補入也五家叔已來金陵否舍弟舍姪得依侍經席眞三生之幸其學雖淺未能有受教之地然坐春風沐化雨即後生之福也

寄姚先生書

用光今校刊先大父外集茲先將第一卷寄覽先大父於鄉黨之間能調和貧富而成善舉也如此

舍間諸兄弟輩能守此意曾氏斷無前年之訟矣今訟尚未了未知將來如何結局也為之三歎處事之法不本于學問則動必得咎用光于指揮署被盜事若持之以鎮靜詳審則盜可獲而事亦就辦乃惑于總憲之言不能無希世取容之意而適以獲咎雖

聖主特與優換而用光自反則實以自訟也平日之所學者何事乃明知告密者之妄言而顧欲捕賊以自効此之謂失其本心矣用光於去年十月

十二得御史今年十月十二歸翰林此似亦前定之數人或以斷翰林前俸爲用光惜用光則謂此無庸計也欲接俸者爲易於開坊也用光謂此郎願乎其外之思惟一日居翰林則當盡一日之職肆力於學而委心任運此用光之所當自力者

東習之

習之足下前在山聚談兩日此心浩浩然乃遂匆匆多言歸意殊不樂數日來未得手書未知郎日體中如何無恙否懸念之至僕歸來都無一事可告

足下者近復爲三叔父校對十三經石刻無暇治經惟早晩可讀書耳校對時又徒潦草塞責大失古人卽事卽學之旨奈何奈何足下讀古人書事事反求諸己惻惻然自覺其心之放此眞爲己之學爲僕所心折者雖然易有之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足下于學聚問辨之功信有之矣于寬與仁之義則似尙未至也大抵吾人爲學固以收斂靜一爲主收斂靜一則日自覺其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也知不足則惟勉以

期其足而已而顧自況愈下若有所不勝然者則是以自下之心而反入于自晝之意以至謙之意而反成爲自滿之心其辨在幾微之間而其失爲終身之累程子曰人有過惟改之而已悔之過甚亦足爲心累夫自視抑責之意過多則古人暇豫自得之意不見而吾之學遂難以底乎正大光明此非寛以居之之義也子曰力行近乎仁仁以行之此易言謂純亦不已也然既以仁爲言則固有藹然肫然之意在焉足下前與僕言每樂言矯以

爲非矯之過則不能以造乎中夫矯輕警惰張子固嘗有是言矣然矯以至乎中非矯而至于過也荆公云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矯過而至于枉則此心不能無重輕心有所重輕則已非藹然肫然無適無莫之宇矣又況措之于躬見之于事于人情有所不合而是非毀譽以起是非毀譽以起而心不能不應之則忿懥好樂有所之而互相爲害其于易之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不亦大相懸絶矣乎足下言

治心然處事而不得其平則心固由以不治矣內外固無二致也程子定性書固宜日三復焉僕之自治尤疎于足下然以己之不治而見足下之失匿而不言亦即非所以自治也僕之所患大抵懦弱輕惰四字足以盡之語云見人則明自知則昏足下有見于僕之所患更有他者望不惜時有以規之

致魯賓之書

久不奉書惟侍奉安吉讀書益勤厲也古文學之

難成久矣有志而不能成者或病於才弱或病於
學疎僕之才弱於足下而學復遜足下之勤辱相
望不能副可愧何如夫學宜勤矣然朋友講習及
聞見之資於外得者亦不可少方望溪嘗以所作
文示李巨來巨來輕之曰縣以桐名者不一矣今
曰吾桐後世孰知爲桐城耶巨來文豈足以望望
溪然此言未始不當矣夫文有虛有實虛者骨脉
神氣也實者名物度數之見於文字間者非攷證
之博則每患其疎故姬傳先生嘗以攷證誨學者

也僕侍姬傳先生久又嘗旁采華楣覃溪諸君說於攷證知其塗轍焉而筆不足以副之嘗以氣弱爲恧茲得專力文事當益發奮以成其學也承相望之切輒率臆以報

復魯賓之書

奉手書得近著及所鐫削用光文皆當知足下之勤勤于用光也獨所論教人爲文之法則于義不協懼足下執此意以徇世好則無以蹈山木之盛軌自山木死今無復言學古者矣不以是望足下

無可與望者足下所謂法者正嘉諸君子之法乎正嘉諸君子之法無所與于科舉之學用光所謂學古者豈劉向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學乎劉向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學亦無所與于科舉之士雖然君子之教人也不語以其所不能至而亦不絕之以其所可從厚期之以生其仁義之心而利導之以紓其踴躍自奮之力科舉之學俗學也然而其所誦者未嘗不與學古者同豪傑之士無所待于人而自能學古然猶有上知之資溺于科舉之學

而不返者矣若中下之資無與扶掖之則彼將自畫于所從事而進則以自矜退則以自廢自矜則妄妄則倍心生自廢則餒餒則鄙心生挾册而居於一室其鄙與倍不之見也及歷之事而見焉然後譏之爲俗學夫惡知其病之所自來也鄙倍者利心之所爲也善不明則固以利爲善矣足下所言者二事也用光見其過焉至若所謂時文之法敏者可一月得之鈍者亦可三數月而得之無俟朝夕與之語也凡爲文以氣爲主氣非學古于何

生有法而無氣則土偶之官骸而已以學古而至于裂規矩弃繩墨則尤不當吾嘗以法繩今之文士有偭背者矣以繩學古者則十或一二焉然則一二人究不可謂之學古者也用光固中下之資也人之譽之者皆世俗之見也惟山木善誘之乃能知學古爲可慕而積所聞見以略知古人之涯涘其受業于山木固深且久矣若足下聞山木之論甚暫而未詳而所學已逾于用光乃忘其所自得而易一說以誨人毋乃近于惑與世之不以學

古爲教彼其素闇于此毋怪其然也不然則或有忌愎之見存焉若好學如足下而猶惑于世俗之說則追山木之盛軌者更誰屬也用光與習之與足下同事山木今習之已矣微足下用光固無可爲盡言者狂瞽之罪無所逃幸足下諒詧之

與曾賓之書

去冬辱手書並承示雜文數篇反復數過乃與足下曩者之意境相遇念昔與足下及習之三人相策厲以問學今習之已矣用光於學無所增益獨

足下養親課子鍵戶讀書是宜坐進此道加勝萬倍今以數年之別居千里外奉尺寸之書而不曾並坐而與爲言笑且得考其近日之志業此其欣忭何可勝言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用光敢舉其臆得而求合於姬傳先生者請質於足下夫爲文非立言也立言之道非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莫屬自漢以來惟程朱諸儒誠有紹絕學之功是以可謂之立言焉若夫釋經訓詳攷典則及詞章之善言情事猶故老之

迹舊聞。時鳥好花之娛於耳目備采擇而已。曷足
以云立言。雖然文具而事顯。藝精而道合。事足以
察古今。道足以資愚智。燦著者其迹也。鏗鏘陶冶
者其情也。其質足以婉周任史佚之所稱。而其詞
足以鼓舞學者。使之趨於道德而不倦。蓋喜爲文
者聲華榮利之事。其鮮得而干之也。則推其功而
謂之立言。夫孰曰不宜。夫古樂之存於今者希矣
今之鐘鼓弦管五音繁會。其遂足以云樂乎。樂莫
尙乎琴。然使今之善鼓琴者進而言太古之音。其

必無幾矣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吾嘗謂古樂無以求求諸文則足以當樂求諸文以當樂詩歌其小成也古文辭其大成也樂不可遺器數故爲古文辭者不徒尚乎聲而必求所以實之今夫噫氣之鼓萬竅怒號者其聲耶然而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其必有所激矣風而厲氣之逆也其各以時至而無傷於物歲序之所以不忒也爲古文辭而博稽乎載籍調劑其心氣者何以異是姬傳先生嘗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義

理考據其實也辭章其聲也用光比致力於三者而媿未有以聚之也足下專志銳力其於義理得其正矣宜求其精焉者於考據得其要矣宜求其確焉者於辭章得其潏矣宜求其恢奇而典則焉者博問於友朋而詳考乎見聞吾與足下共勉之而已冬閒北來可相見攄其所懷並勉勵於學古之道率此先報

復賓之書

承手書勤勤懇懇以世之爲攷證學者務枝葉而

志本根逐細碎而舍遠大事空文而鮮實用權用光樂小道之可觀忘致遠之或泥且心思固僿則見之文字者氣不足以舉其詞其有害於古文之學也足下之於用光可謂敦輔仁之思者矣同治古文二十餘年而用光迄今無所成非足下振發其志氣孰與策勵之感何可忘感何可忘雖然用光非能爲攷證學者也吾師舉義理考證詞章三端訓示學者用光雖嘗從事斯語矣顧知其途而行之不力譬適遠途者或日一里焉或日數里焉

哉數日不行焉車敝馬羸而欲以至乎千里之遙其何能濟用光方以自媿謂足下宜策其情不謂當舍攷證於不為也且吾師之所謂攷證豈世之所謂攷證乎用光嘗因吾師之說而推以合乎宋儒格物致知之學蓋今之言學者咸以適用為要矣而攷其見諸事者或失則重或失則輕或畸輕而畸重或前重而後輕欲興利而不知利之所由興欲去害而不知害之所由去機有由伏莫省其度流有必濫莫塞其源苟詡其見之所及而不知

不合乎古人永終知敝之道其原由於知之不致故意不能誠而事不能辯也以是知格物致知之說之不可易而循吾師考證之說則於宋儒之學未必其無所合也用光之意葢在乎是固非欲以名物象數之能攷證矜其博識也足下知尊信吾師之說而所以策用光者乃舉其同趣而異嚮者以爲言似未察用光之意也且足下所舉閻朱二家之學亦正有辨百詩以漢學訾宋學其詞氣之偏駮者非學者所當法也其攷證之精核者則固

古人實事求是之學不可不法矣竹垞之爲人不足論其學亦不逮百詩然博聞強識則今人固未易幾也其文字雖無當於古文之業然以其該洽凡言學者往往不能廢之往日吾鄉亦嘗有聞山木之風而爲古文者矣然卒之無成者以其無學也無學則無以輔其氣定其識世人以古文學者多空疎𥚃是故也且能以攷證入文其文乃益古吾師嘗語用光云太史公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史公之攷證也其氣體

昔姬傳先生與吾書云讀宋儒書是致知工夫此語從未經人說過却極精當耐人玩味惜此書在陳州燬去中尙有論黃太沖文字雖不入格却寫得出論亦極當餘數通亦尙有論文字語惜吾只記此耳吾甚恨之頃覃溪先生評吾一詩云作不入所以作不出此語亦精極伯芝之此刻正有作不入所以作不出之病不然鄉試題大可發議論何以格格不吐可見胸中蓄義理不多也姚先生評方百川吾猶及史之闕文語極可玩味昔山木先

生嘗教人看明文待孫起山評語此眞循循善誘也頃見邵叔宀一印章用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吾甚喜之學然後知不足前輩大抵如此姚先生所以聽吳殿麟批抹其文改至數四也若負氣護前便是諱疾忌醫終身無益矣因信尙未發復草此一段勗伯芝當不河漢其言也

與伯芝書

戊申己酉之間山木先生嘗與用光言註經之難唐人義疏辭繁而不了當使讀者易生厭棄若深

於文事者以高古簡質之筆為出之斯不朽之盛業也時讀易因即為易注山木素熟於

御纂周易折中因取

純皇帝周易述義参用之山木既謝世吾昨為刊行此注室如曩謂此注多采安溪不若刻山木文集更足以見山木之學吾曩時亦喜室如議論之高矣昨為兒輩講易因取山木注重讀之於吾言行意見大有警發其取資於折中述義皆約其旨而融洽之因憶山木曩時之言蓋其時山木正與

姬傳先生論說經文字意固以此說經也說經而有益於人身心視徒以記誦該洽自詡相去遠矣室如議論高而不得其實曩時謂瑟蕣先生刻試牘而不刻江慎修儀禮亦與此說同爲賢者之過頭與一作令同年論醫理謂仲景醫中之聖然有云輕可去實此四字大足爲處劑要訣吾忽悟此言大有理豈獨言醫雖以之治天下可也管葛之所以得王荆公之所以失正在於此四字有得失耳爲學文亦然室如細思其所以然否蘭甫於朱

月二十五日舉一子甚可喜吾名之曰酉福吾以辛酉成進士望其念祖修德云

與伯芝書

頃檢取姬傳先生手札中有一書論作袁隨園墓誌事尋之不可得書言作此文時勸先生勿爲者甚衆其人卒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詆諆先生以謂如生毛西河朱竹垞時有爲兩君求誌者安能不作作而不著其過以存厚不飾其辭以惑世誼也必并其能而沒之豈君子之誼乎先生此

論用心最公吾初裝先生手札爲一巨冊及汝以旼爲手卷而此書不見意或汝去之去之非也人有必不可沒之名亦有必不可護之過其詬詆者固非君子之道矣或護其過而并去持論最平者之言用心有所倚而律已之閑或因之而亦弛是故君子愼其辟也吾於人無所苛求況隨園先生向嘗辱其稱引而與以教誨者乎徒以姬傳先生之手札而不欲其終失汝宜爲尋得之歲紀之在甲子也凝齋府君鄉與以之盛德之報周於數而

復其始汝襲累世之庥殆奮跡接武以慰祖父於今年乎有其名者不可無其實獲其福者歸於有其德察凝齋府君之用心而務蘄肖之家庭日用之間經權委曲之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吾望汝之勿爲常子弟也制舉業亦宜留意以爲不足爲而薄之者夸也以爲無與於學問之事而淺視之者闇也代聖賢之務爲詩詞者薄之無足怪爲漢學亦薄之彼其研究乎經史之同異者非孔孟之歸而孰歸乎

與伯芝書

伯芝行後一月而吾改歸翰林此
朝廷異數恩也望見諸長者爲吾述安之之意且
吾於此見天道焉吾素非喜事者而乃
奏被盜事不啻其喜事矣人或以爲他人所牽累
非也予苟能鎭靜寡惑於人言其惑於人言是固
功利之心也乃遂使之改官是天之不欲予有功
利之心也
君之恩天之道也鎔金者投鉛錫於爐中則必提

之使出而後爲純金今之改官是天之出吾鉛錫而使爲純金也予敢不敬承乎凡人遇事貴能自反伯芝試自反其亦有鉛錫之當出者乎伯芝之其出之他日懸純金於五都之市而曰無人之售之者吾不信也予校刊凝齋府君外集今以一帙寄汝予反覆之深得處鄉黨法伯芝知重之曷不爲伯叔言其所以推行之者乎

與伯芝書

憶六月曾發六號又六號兩信此月所發信內列

第七號而藺瑞不知乃外列不列號可見其粗心此次我乃仍列第七號也前信內寄莊子二部可以一送賓叔茲又抄姚師與劉明東書與賓叔作詩不可作草頭名士作古文不可作鄉黨自好之文一以貫之也廣仁莊事已平矣而曾氏乃爲衆姓建莊在彼雖出於私意而其名則公吾家無私意而所爲則近於私以彼之公絀我之私吾陳氏此後無以服衆矣欲淸葛藤惟合而後能斷分則必不能斷或因他事生波瀾彼來則我亦不能不

應不能聽其自顛自倒也此此皆十五叔信中語信雖出於十五叔而其辭伯芝之辭則其見伯芝之見也伯芝之才可以明了於事而今乃不明於事伯芝之意極尊宋儒而其識見全非宋儒吾欲伯芝之明於事乃蹈成事不說之咎而復與伯芝言之伯芝當能知此意也典屋詩抄寄與汝汝欲此詩何爲吾今作詩文頗多而總無愜心處看來吾於虛處斷不能步趨吾師惟當努力於實處以冀步趨十分之一二耳

與伯芝書

昨日從鍾溪處送到四月廿九日第七號書具悉一切攷證之學古人惟事其實而已至本朝始立其名前輩如顧寧人閻百詩錢莘楣諸君子亦惟事其實而已近人爲其名者乃僅僅掇拾遺闕以爲博攷核名物度數以爲精而罔知其大者焉戒其所失而求其所得則攷證不徒不足爲吾病而且有資於吾學韓柳歐曾蘇王及明之震川皆不深於考據然惟諸君子則可吾輩所禀受

之才力不能及諸君子之萬一而欲以空疏不學之辭冀能立古文之業則無望焉已且使韓柳諸君子生於今日亦必不薄攷證此古今之異也觀韓柳諸君子集中所論辨者無攷證之名而何一非攷證乎典籍流傳以推闡而義益出有後人勝於前人者矣求之耳目之外此近日爲攷證之失元明人無是也近人譏元明人不學而所求乃在耳目之外此其所以失也伯芝以元明人爲求之耳目之外此未攷元明人集之辭也且伯芝不喜

攷證而喜搜求散佚然則所搜求者詞章之學而已此則更下攷證一等矣然能搜求亦未嘗無益居貸者牢籠萬貨以爲吾有此良賈也務蓄收而訾貯丹漆金錫者之無用則亦不足以因時而乘利吾學中有因時乘利者攷證義理而以期適用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也義何以能比不有資於攷證乎然則攷證非格致之學乎里中樹木曾氏諸君縱人伐之而今議培植之此與吾家角勝而與我以曲之術也吾家於此事不議不論此事勢

則然雖差勝於不知機而更爲議論以求勝者矣然不可謂之有得也子產治鄭爲政者之事也居鄉者安能行之郎曰師其意亦非以威臨之也伯芝之意在於能以威臨之始爲才故曰齒爵二尊者當權子產治鄭之意以用之此內不足而求之外之辭也陳仲弓王彥方何以能化其鄉里彼亦何嘗齒爵俱尊乎能化其鄉里者匹夫爲之而有餘不能化其鄉里者齒爵俱尊者爲之而不足山木先生之爵未嘗尊而居鄉時人固有信服之者

矣且子產治鄭伯有伯石公孫黑諸人其剛柔異施何嘗一於威也夫處事有世法有古人以義制事之法今之從政者其有善舉不過世法之善者爾吾輩自當求制事之義于古人然苟不得其當則反不如世俗之法之無害於事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若於世法之不善者反師之而自以爲有合於古人以義制事之道則惑之甚者也伯芝治安溪之易吾以爲不若治望溪之禮既可博求義類且伯芝方當爲舉業之學於闡發義理更

有資助也望溪外集刻本望覓一部寄我否則且以所得者寄我讀過俟後再寄歸耳

再與　國史館總裁書

前者妄陳鄙見輒蒙有所采録昨所呈各傳復荷發示商改謹已一一如命增損矣用光嘗恨壯歲以來從宦無師有疑莫質今已五十餘矣執卷彷徨靡所請業乃幸得因官行文字得聞前輩緒論是無師而有師也其爲欣幸曷可言喻顧弟子於師不廢辯詰趙商張逸各有質論見之鄭志不獨

孔孟之門諸賢人也今輒抒管見如左有所可否
乞賜裁示用光聞善爲政者無變今之法而能行
古之道善爲文者無變今之體而能用古之法緐
簡張弛與時消息雖在爲文何獨不然史傳貴在
傳其人俾可見於後世而已馬班諸史無所謂附
傳也劉向歆宜專傳而見於楚元王傳中不云附
猶曰其子孫也孟子荀卿列傳列愼到田駢三鄒
子之屬而標題但曰孟荀不注旁以附其嚴朱徐
賈諸傳俱平標諸人不云徐賈以附嚴朱也惟范

氏蔡茂傳附郭賀則以賀釋夢而茂辟以爲掾也然貧居官有殊政嘗爲顯宗所褒異蓋以類相從各有命意今之爲傳雖不能全用其體而未嘗不當略存其意又昔之爲文苑傳者邊讓趙壹之流其人皆偏宕之士今旣嚴絕偏宕之士不以入傳矣則入傳者皆有守有爲之士不獨其文學可稱而政事亦當紀雖不能盡然而可紀者必當詳紀之以待後人之采擇故用光於汪堯峰傳舍芸臺先生錄四庫提要議論之虛語而錄陳午亭相國

紀載之實事其朱竹垞傳用光所附者尙有數人以館中諸君謂附傳不宜多列人數姑徇其意而獨存譚吉璁者以其爲朱氏之中表又同舉鴻博而嘗有守城之功也且用光觀古人立傳之意更有一說林苑云者羣材總集之區也若其人有傑出之材則以專傳爲貴董江都鄭康成不入儒林司馬長卿不入文苑是也今之列儒林文苑者異日苟有馬班之才出焉豈無特取而爲專傳者乎然則今之儒林文苑中專傳之人不皆皆異日之

附傳者也故用光謂今之爲傳不必以馬班自居而惟詳列其事以待異日馬班之采擇蓋文章之事與世相嬗豈獨用光今所爲者曰草創云爾雖老前輩所酌定者猶之其草創也其修飾潤色不能不有待於後之人也居館無事不敢妄行謁見雖見亦造次不能以辭自達故敢以書達其請業之誠非有炫暴之思也如有可采乞賜裁示

上英煦齋師書

自吾夫子擢居步軍統領以來中朝士大夫皆相

慶謂必能肅禁旅而嚴翊衛人情業業倚以為安
矣昔唐李師道納兵於東郊之留後院謀為變小
卒以告留守呂元膺亟追伊闕兵攻賊賊遁去是
時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指使部分意氣自
若都人賴以安而明正德時畿輔盜攻霸州謀以
十一月朔車駕出郊宮省牲犯御蹕時兵部尚書
何鑑未寢旣自具帖子以聞於宮內又縋城賫報
通州良鄉涿州各嚴守備分調軍馬於南海子盧
溝橋羊房角三處下營以防衝突翌日武宗問今

日駕可出否對曰駕當早出以安人心車駕遂出
訖暮方回賊知有備不敢犯當九月初惟無郊元
曆者乃有十五之事及夫子還而人乃仰之如呂
留守矣頃奉
上諭議
壇
廟典禮各護衛事用光迂愚之見以爲今日事勢
與明不同而何尚書之調度或有可師其意而用
之者九月十七夜城內人情惶恐賴夫子取造言

者插箭儆示訛言始息人咸頌以爲有周亞夫堅臥不起之風夫處大事者鎮靜與嚴整必兩相備猶之議獄者剛决與仁恕必兩相成方今訛言未息雖大半出於鄙俚之言固不可爲所搖動也然亦不可不密爲之備又近捕治餘黨亦似有過於密者叛賊固不可稽誅愚民或苦其株逮光武之焚與王郎交通者書札曰使反側子自安似更爲定亂之良法吾夫子造膝之對自必有大異乎常人者書生迂愚之見惟鑒察之

上英煦齋師書

初二之

奏其冒昧之咎在用光一人其迹似乎喜事其情似乎貪功但用光之意則貪不在此用光雖騃愚然素謂處事者宜以鎮靜爲主當去年九月廿後尙持此論何況今日用光騃愚喜以古事律今事唐李師古爲亂於曹或告韓宏曰蕲棘夷道兵且至矣宏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用光嘗借此以律告曹黑臉者謂苟欲爲亂安有定期

而使人知之者則其不欲以捕治曹黑臉為功可
知矣但此事不可信而為此言者亦亂民用光方
諭司坊官密為訪緝并可藉此以得視顯等踪跡
而不意指揮署中乃適有此事用光當時亦第令
捕役等密為訪緝未欲具
奏也歸寓時過茹總憲寓中偶述及此古香前輩
謂此安可不
奏萬一此真曹七之黨巡城何事豈可不急捕治
用光當時訥于言詞未能以未經訊明未可具

奏之言力止總憲是總憲之張皇亦用光之訥于言詞有以成之未可以之咎總憲用光惟以自咎而已至總憲既決意具

奏用光苟能自不具摺方見鎮靜用光復不能然是用光既以累人又以失己一言不愼其咎至此聖諭所責忙亂之咎夫復何辭至指揮署中之事當指揮面稟時用光見其垂涕泣而陳訴又素知指揮署中止有皂隸數人又隔彼土房數層一時未能捕得行兇之賊自係眞情斷不疑及於姦拐

也使當時指揮竟被槊刀擲傷致死其因姦拐行兇雖亦應究訊而究以先緝正兇爲要今指揮未死而正兇亦未獲用光當時亦只急於緝兇未暇究其所以行兇之故也設當時不即具奏則刻下亦只移交刑部緝兇之案而已指揮當時口稟執燭持刀情形方以脫死爲幸安有邀功之念惟用光以迹之總憲而不能鎮靜以其適與收禁曹七同日之事遂疑及於其爲同黨此用光與總憲之疑非指揮之疑也用光于初一日午刻

往會遊擊王元凱未語而遊擊與守備皆于夜間來用光方與彼言城營宜一體望其同力協緝安有事在可疑而遽有邀功之念用光旣以不知大體媿見夫子又恐武弁或與司坊官有隙於夫子前所述或有參互特述當日情形以明用光之媿

上錢莘楣先生書

莘楣先生閣下用光器質孤陋學識弇鄙伏首誦書自總角以迄於今三十進不能揣摩世好竊榮名于甲科退不能剽襲學問之末流以譁世取寵

獨守一先生之說閻汝自處以妄冀乎古人傳世之業而氣孱力弱乘以驕惰學焉而莫見其成爲之而不著其效若用光者譬材則擁腫而乘則駑駘也其于有道君子魁閎豪傑之門宜其見棄之久矣顧自癸丑之冬介姬傳先生之書而以謁于從者嘗辱閣下誘與深言獎掖備至質以所業則賜之鐫繩不憚詳委且示以自著俾知所由用力之方驚喜踴躍出于非望及其既歸而姬傳先生復以書來曰閣下嘗稱用光于東浦方伯曰如某

之治古文其必有成焉材之下而褒之逾量榮施非分而下士知奮若用光者其何幸而得此既以感勵于中五年其末有迫而還顧時序遷流學無增進則又未嘗不恧然汗出愍焉其無以自處也夫力薄則功苦時久則慮遷志雜則神明亂更變多則反而事夫始泰人有善治田者得沃土而勤播種歲收獲倍一旦去而事治鑄及貨槳惡而弗售則舍而復夫農夫弃本業而逐邪贏嘗試于非所素習者以儌一時之利固不可耶嗚呼此壽陵

餘子之所以見笑于邯鄲也用光幼受古文業於舅氏及試於有司而屢絀焉思所以投時好者遷而為之其屢絀也如故十餘年間好惡貿亂心志回惑及其既久乃恍然悟曰夫文者人心善惡之所形足以驗世之治亂而還為治亂之所從出文盛則世治文衰則世亂君子由之以復性小人由之以遷善胥是道也故上自易詩書禮春秋下至諸子百家以及于稗官野史淫詞俚曲學士大夫之所諷誦野人孺子之所謳歌可喜可懼或悲或

泣舞蹈迴旋不能已已所感殊途則其受感也亦異致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夫子之文章子貢以爲可得而聞誠以性情之際惟文爲深昧乎此措之於事爲則悖形之于威儀則野然則所謂性與天道者要亦不外乎此誠知好焉固未有可以易業而他徙者也伏以閣下之學魁冠一世用光聞閣下之名自成童後已識之久矣幸而得拜謁于堂下又辱閣下逾分之知顧自以學術蕪雜治經史傳記雖略知指歸而未有成說昨者復

不戒于火所爲雜文悉皆燬去未能繕録以求裁正第因入南還輒敢修函敂問起居兼自述其所以從事于文者以質于閣下伏惟閣下閲其愚而有以教之幸甚閤所著廿二史攷異付梓業已蕆功自三國志而上前者已辱惠賜矣今去人來北倘得更畀全書則尤不勝有深幸焉

上翁學士書

覃溪學士閣下用光聞古之君子其身處顯位者未嘗不樂後進之士能嗣續其學以彰國家作人

之化古之士其知慕乎道者未嘗不欲見賢儁之君子而祓濯其心以獲尊聞行知之益是故兩漢諸儒往往以一士而與公卿大夫相晉接故其傳經有家法而其事公卿大夫也不嫌于援上伏惟閣下以古學號召天下而好士之忱汲汲如恐不及其所自著布於海內者士莫不饜飫乎道德而想望其丰采矣用光凡才淺識無所比數而曩者當閣下視學江右時嘗辱拔之於稠人之中而奬掖之備至用光因是亦自奮勵而不欲以常士自

期待蓋隰桑之詩曰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其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而綿蠻之首章曰綿蠻黃鳥止于邱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用光始者有隰桑詩人之樂既已中心藏之而不能忘而因循惰廢無以成其學雖仰望閣下之輝光而無因緣以謁于左右以求所謂請益者僻處鄉曲譬黃鳥之止邱阿則又不啻如綿蠻詩人之所傷也昨者欲謀應都下之試故求得姬傳先生之書以為介謁之資會

以事羣不果于行伏惟閣下存好士之盛心念用
光之意存乎古人之慕道者不待奉贄階下而先
教誨之俾得覩乎光明而不至以鄉曲自畫則漢
儒傳經之家法不獨須美於往昔矣抑竊有請者
先大父藏書萬卷以教後之子孫大人築樓以貯
書而摹大父之遺像將奉祀于樓前既求得姬傳
先生之記而欲書文以入石度海內之書足與先
生之文媲美者非閣下莫屬故命用光踰分以請
如閣下念曩者于用光亦嘗辱一日之知也而賜

之燕閒而爲之書則所以爲光寵者大人實有深幸焉豈獨用光之感德而已外呈用光雜文四篇如賜觀覽亦希有以裁之

上王侍御書

懷祖侍御執事用光聞之學莫貴乎得其本通經學之本也知通經則得其本矣是故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其爲時之久如此也旁求之諸子百家傳記方言小說靡不參互攷訂以求一當其所務之博又如此也時既久故思慮有所必通務既

博故有以濟其聞見之所不及漢之儒者莫不從
事乎此及其弊也穿鑿傅會之失益滋則反昧於
為學之本宋儒揭其本以救之而及其弊也空疏
無據之病復起故今之學者以漢學相倡和而考
據之精冠于前代其著書立說馳聲譽于海內者
肩相望而踵相接也執事以鴻才實學為前輩之
魁傑而郎君之賢能繼其志純終領聞修業不遑
息版用光伏處下風聞而思慕如景星慶雲之在
天企而欲見之者久矣昨者謀應都下之試求得

姬傳先生之書將以介於從者而謁於左右見盧南石督學而以達于執事之觀覽小儒宂見無足當乎大雅而比諸候蟲之時吟則氣機所感固有不能自已者他日因緣得至都下而進謁階墀將有深於是者以執經而請業焉惟執事之不鄙棄之

與秦小峴方伯書

曩聞舅氏山木先生居京師時與閣下過從至熟得所商榷舅氏文字一冊閱之信知閣下之用意

於文章者爲甚深矣去年於楊員外芳燦處得讀所著詩文全集及旌旆朝京師託蓉裳以舅氏遺蹟乞題而顧未得接言論於執事夫今世之爲古文學者至少其自詡爲能者皆張乎其外者也襞績以爲古茁軋以爲奇非所謂有內心者矣先生之文獨無競於世之心而有進乎古之學一篇之中淸醇沖淡之旨使人往復之而不厭此其識高於人遠矣夫見草木之榮滋而知其爲春氣之發生者不必皆在乎萼跗也根之茂葉之蕃條枝之

遂天地之文在是焉苟翦綵帛以爲之雖萼跗皆具矣非實有爲之榮滋者非草木也夫文亦何異於是詞具而氣質神味不存焉者亦非文也用光少事山木先生長而受業於姚氏之門雖樂趨是塗而才與學不足以稱之每自媿其無成閣下之風而慕望之久矣兹乃因外弟魯迪光進謁之便而通書於左右並質其所見如此素所作文字本不多又散漫未之收拾兹以去年所爲述典二篇寄覽惟閣下之有以益之也

上韓理堂先生書

理堂先生竊以人之生也有其所以爲人之道而道之積于躬也在乎學以來之古今言學者衆矣同源殊流紛然各出綜其大端不越三者程子所謂文辭訓詁儒者是也事文辭者或馳于爲人事訓詁者或至于無用故程子以爲仔肩道統非儒者之學莫屬顧儒者之學自南宋以來復歧而二之程朱陸王之辨紛數百年而未有定也嗚呼自漢以來功利之私承秦餘習泯泯棼棼無所守止

世之學者兼康莊而趨曲徑徇一得而昧大同孔孟之學是以不著于天下其間董子以正誼明道之說救正人心而漢之學始一振越數百年韓子以仁義道德之說擯斥佛老而唐之學始一振又越數百年周子言止靜二程子言格物致知存誠主敬俾學者有所從入之地而宋之學於是大振迨宋南渡朱子紹周程之統其爲說也尤詳以備而千聖之學得周程而大振者賴以不墜數百年間代不過一人數千年間不過數人焉耳後之

學者承經喪道否之後坐享諸賢之遺澤得以自得夫爲人之道顧乃于其說之切而當者畔而去之自便其意以幸一得而不期至乎其極此其于聖賢爲己之道爲何如此有志之士所爲感慨奮發辨析疑似極于毫芒斷然主一以爲歸直以昌明正學救正迷溺爲己任而不辭也閒嘗攷後儒所不滿于朱子者在補大學格物致知一傳雖篤信朱子若明之蔡虛齋林次崖本朝之李厚庵皆以傳爲不必補惟明之薛敬軒胡

敬齋本

朝之張楊園陸清獻則篤信之而不疑用光幼習膚學于聖經不能稍窺其萬一亦安敢以妄論其得失然受業于舅父山木先生先生命以朱子之學爲學閒嘗比古本大學及二程子朱子蔡氏林氏李氏所論定者而詳攷之則見夫古本大學似無倫次其爲必不可從也無疑二程子所定其序見矣而尚未見其秩然條理之妙惟朱子所定使夫學者優游厭飫反復于其書而不能釋至于蔡

氏所定謂格物傳自具于古本中者則其爲說復偏格而無以示學者用力之方林氏從之而李氏亦不能以大異則亦猶是蔡氏之失已矣然則讀大學者必以朱子之說爲歸無疑也從朱子之說則傳之補有所不能已者而或者以爲朱子不能闕疑昔孔子之作春秋也春秋天子之事也而孔子作之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朱子之補傳殆猶孔子之作春秋也孔子以春秋繼既熄之王迹朱子以補傳啟學者希聖之

階所謂權也其補傳貫通程子十六條之說以出之其先後本末之間使學者誦之悠然而有以自得入德之方誠莫是先焉矣用光賦質凡鄙雖從舅父學問嘗搜討先儒諸書然都無心得秋間自省試歸來舟中無事靜驗夫此心之所之則紛然人心之擾而衜心之萌則微而無以相勝困思周子以無欲為學聖之要而非從格物致知入門則意不能誠安能無欲以是益確信朱子大學補傳眞千古聖學入德之門也用光日奉舅父所命以

爲學故日夕所爲肄習者本之六經以求其質究之諸史以求其義繹小學近思錄以惺其神考薛胡張陸諸子以博其指凡以事夫身與心而身與心究未之治也此用光之所爲惶然自恧者也伏以先生學朱子之學者用光之聞而慕之也數年于兹矣既嘗緒聞夫昔者先生之所以爲政令又得讀所爲制義益恍然於謫如之旨顧念未立之身本不敢妄有所瀆于左右奉舅父命錄一二近作雜文以就正輒序其所從事者以獻于左右伏

惟賜裁擇焉以示之途

與張桐岡先生書

桐岡先生几下用光自來陳州聞先生及武君虛谷之名思欲見其人訪求其詩文未得也久之得武君所著書數種讀之愛且敬因是益慕先生而以未及謀見爲憾去年冬莫丐西華張學博爲録致先生之詩文以來詩數十首文數篇耳然而淵博之識沈邁之氣足以扶持學者之志氣而使之自奮之荆山者實其片玉爨人獲徑寸之珠則傳

而玩之以用光之學術淺陋譬操豚蹄而祝滿車及履乎好時之阡陌輒忘其非已有而欲坐閱其倉廩以爲快也海內學者衆矣精攷據者窒于文習詞章者疏于學獨先生能兼之爲古文辭能得其氣振起後學非先生其孰任之方今爲古文辭者幾同絕學鮮得其法者惟桐城姚姬傳先生工爲之用光雖嘗師事而未能幾其萬一也先生以古文自任度必有心得者用光質雖駑下然其慕望之誠冀先生之有以誨之也夫爲古文之學者

必其身制行能不茍故其詣視爲詩詞者爲尤難以先生之淸德介節爲人所推重者久矣大河南北用光所願見者惟先生及武君二人武君旣前卒不及見用光適爲事拘綴不及爲造廬請謁之行故輒抒其愚見並寄詩文二冊以請誨如閔其愚以爲可教而教之幸甚

與鄧鹿耕書

曩時讀先生四書蛾術編於孟懿子問孝一則有未敢奉以爲然者比作四書正義反覆於語類或

問彌見朱子解經之善學者未全讀朱子之書而輒欲以爲異無當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而使其子學禮於孔子其所謂禮亦郊勞至於贈賄之儀爾非有見於先王之禮也孔子以其善補過而稱之所謂與人爲善也非果謂其知禮也使其知禮則所以守臣節而無歌雍之僭強公室而爲後嗣之訓者當自有在而求之左氏無文焉則不得援僖子之命以學禮而謂孔子之訓懿子以象賢也或問以設撥爲葬之僭禮歌雍爲祭之僭禮援據

明確庸詎非漢儒實事求是之意而今之爲漢學者輒以朱子爲索之空虛雖莘楣先生亦有此失毋論東原西河願先生之勿效之也文理密察見於中庸窮理盡性見於易孟子學孔子者別孟子於孔子非學者所敢出言理則足以該禮言禮不足以該理理之節文正朱子善於解經之辭奈何以相病乎宋儒有奉母之命母既歿而日誦佛經一卷者朱子以爲平日鮮諭親於道之學從親之令爲孝固不間於存歿也世之忘親而不知孝者

無論己固有天性甚摯而察理未明者執爲其親諱之說而或護其親之非以爲是諱之可也以非爲是不可也生則盡幾諫之誠歿則勉幹蠱之義懿子雖不足以語此而孔子之言以詔萬世故程子謂無違之旨爲凡爲人子者言之朱子旣宗其說而復兼列三家僭禮之失用光謂朱子解經毫髮無憾此章之義舍朱子莫可從也又敬不違違守義與此無違義絶不同西河乃據彼以解此其可笑有不足置辯者至其辭氣謾罵巧詆自蹈鄙

倍吾黨復豈可援引及之先生好學深思其所成就非用光之所敢望而有不敢為附和者輒妄抒其鄙見以質於左右

與劉仲矩書 名祖憲福建甲寅孝廉

望足下書久矣陳君來得手札及知途中患瘧久始達黔比已得補永從欣慰欣慰用光嘗謂知縣者知一縣之事也於一縣之事無不知而必思為之所則其縣無不治矣今足下惡健訟之弊而思所以化其澆憫輕生之多而思所以化其愚審保

甲之害而思所以得其利置其身於後圖而惟以民事爲事可謂心誠求之者矣守是心而勿渝因其地之所宜而益精求其施措之方吾知足下必大遠於俗吏之爲也夫人相習則從其言事相習則究其法言之不從其人之未習也法之不究不可云習于其事也頃見一治疾者以爲當用某方及用之初若甚効後乃潰決四出不可復禦其侮乃疾未至是而某方非所宜用耶其所以神而明之者非耶昔人言治羸疾者不可用黄柏知母等

藥誘之使陰氣盜虧竟成羸疾矣猶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適足以召亂也保甲之爲良方無疑也然而行之而無益於弭盜且足以使爲善者蒙其害亦無疑也處劑者用成方而必有增減爲治者用古法而必有變通變通之道無他在于習其事而已今之行保甲者失周官比閭族黨佐行教化之意而反鄰於商君相連坐之法非徒其法之未究抑亦其用意之相左矣足下有誠求之心久之則民必與相習相習則必從足下之言從其言則

所舉充保正者必敦愨任事者也非無賴喜事者也且人既習於足下矣雖不行保甲而官民一體不啻其行保甲也鄙見如是足下以爲何如承誨示蘭瑞懇至感甚彼今疾未除根間常一發比來發時覺比前稍輕承惠肉桂俟冬間與胡君商爲處劑耳

再與呂禮北書

昨日從周稚圭方伯處寄書會相望之意並請枉駕爲上思之行俾兒子蘭滋得受教益不知此書

於何時方達桂林蘭滋曾否能致書將達其意先生能從其請否仰企之懷曷能已近日古文之學惟桐城得其宗足下之文其於姬傳先生之講貫若有相遇以天者其筆力且欲突過仲倫矣足下未嘗見姬傳先生也而由先生之緒言以自奮其功力其所得遂已至是視用光向曾受業於先生而至今無所成就者相去奚啻倍蓰顧猶虛懷下問詢以得失循是以上企古人他日所成就非用光所能幾及可決也所示大著今輒以鄙見綴於

簡末未必當也惟采擇而互與商榷之爲幸用光
之師先舅氏山木先生受古文法於朱梅崖其在
吾江西卓然成一家言者也姬傳先生之門人有
管異之同梅葛君曾亮皆深造有得勝於用光惜
異之今年秋病歿矣葛君則年齒甚壯精進未可
量此數君子之業與王惕甫張臯聞吳仲倫不相
上下仲倫聞在杭州先用光至三四日前行惜未
與之晤也茲寄山木先生集一部交蘭滋面呈用
光北行至吳江阻雪未得發舟中呵凍書此致復

數千里相望惟珍衛自愛

與管異之書

曩者惜抱先生亟稱足下之才用光蓄願見之思者十年于茲矣兩過江寧皆不相值今夏劉明東來此應順天試意明東舉于北而足下舉于南固人間可喜事乎顧卒皆報罷科名不足重惟不得聚居而相與講習之爲悵悵也昨于鮑覺生先生處知足下方輯吾師筆記又來索尺牘頃見與覺生書又歎然以學不足爲言而未嘗以失意於決

科爲憾足下信可謂有內心者矣此固惜抱先生所望于足下者也夫古文辭傳之于世必才與學兼備而後能有成才不可強能而學則可勉致然學有二其存乎修辭者異乎南北朝人之所學爲古文而得其遂者知之矣其存乎學而銖積寸累以求其義理爲古文而得其遂者其所得又有淺深之分焉得于此者深雖修辭之功不至而固可自立得于此者淺雖修辭之功至而未必其能自立也蘇氏曾氏之于歐陽才與學兼備者也繼歐

陽而庶幾及之李習之皇甫持正孫可之學不足而修辭之功至焉者也繼韓而𨓏乎其後焉然習之持正可之尚足以自立生宋人之後而學不足徵特不能絜習之持正可之諸君子且不能如爲南北朝人之所學者之有成矣鄙見如是足下以爲然乎用光弱于才而疏于學嘗媿負吾師之所傳明東又以貧不能已于遊惟足下闇然一室貧而力于學故願聞其學之所在而先以書通其意

與梅伯言書

昨以沈君文及用光復某君札奉覽以爲何如定葊所言派別非而其鑴刺鄙文處則是沈君才不及定葊而取途正則似勝于定葊也孫過庭言作字云先求平正後追險絕作文正復如此未能平正而遽求險絕譬之孩提之童而欲舉烏獲之鼎效魏犨爲距躍曲踊也其不至於絕臏折足者無幾矣然某君所見似尚未及此其所見未忘乎六朝之綺麗而震慴乎簡齋之炫燿爾年少所見未定固宜有然用光少時亦嘗有此論嘗以此質之

吾師吾師與用光尺牘中所以有簡齋豈世易得之才云云也吾師措詞渾人不覺之不知正會用光論才之說也用光比年來乃知簡齋之才雖橫絕而用之於古文則全無是處以此服足下所見之卓也某君執所見不化難與救正惟以語足下當必以爲然也近人於舉業能真別白古人家數者少而臆斷其近似者則多如陶庵臥子面目亦時彷彿能喜之足下爲應舉文且宜出其面目以使人知其澤古之功若欲渾化其體則非場屋

所宜也

諭汀州諸生

使者初來以閩中爲宋元儒者之鄉近雖其風稍替而績學博古之士聞不乏其人則暢然喜又聞士習敞傲其以竿牘與州縣官相恫疑恐喝者亦不乏其人則適然驚使者欲返其舊而歸之淳既作文賞論其意矣復於觀風課命題特以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勉諸生以自反而不慙憂患之學比按試諸郡既鮮遇博聞之士而其以訟事互訐者

所至輒有何諸生之不自克也去年歸化學生監賴章聯陳璡等援乾隆四十八年按察使司所諭生監宜守本分胥役毋得侮辱斯文通飭各學之碑文為例欲重申其說而更為州縣以戶婚細故拘生監班房不移學收管者示之禁使者既飭戒諸生以毋得干預外事而復令歸化校官錄寄按察使司文及今閱校官所詳乃建寧府知府之文非按察使之文也其或年久碑泐無案可稽固亦事之所有其州縣官不知愛士而聽任胥役輒拘

生監於班房固亦不能保其事之必無然此自係乎為吏者之賢否於諸生無與也若以有碑文而謂足杜州縣官之聽任胥役諸生既失之迂矣若以有碑文而遂藉以為挾制官吏之具則諸生已自蹈於非僻其用心毋乃險乎使者固知諸生以受辱之忿而出其迂見以鳴於使者之前非果有險心也然其弊之所極不能不為之坊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諸生第修慝以厚其躬而不必以

一朝之患爲患使爲吏者以諸生之厚而亦化於厚悪然自反其所爲是諸生之與人爲善也諸生何不自力焉